

性善堂稿

五

性

學

堂

集

卷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十三

宋 度正 撰

祭文

吳侍郎祭文

維嘉定七年歲次庚戌三月戊辰朔十一日丙子門生
具位度正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判府安撫
制置閣學侍郎吳公先生之靈嗚呼伊洙泗之絕學兮
至皇朝而復傳粵肇端以迄今兮時僅踰於百年眇先

覺其未遠兮已異說之紛然幸斯文之復興兮而晦翁
南軒東萊三先生出焉南軒親得五峯兮懿門人其多
賢公執經以祇承兮實追蹤乎淵騫風舞雩以游詠兮
佩詩書以周旋究經綸於體用兮融事物而貫穿合內
外以並進兮該天人而不偏胡所賦之多艱兮踐世路
而述遭值狂寇之繹騷兮悼赤子之仆顛公一介以佐
幕兮望瘴鄉而直前皇恩霈其遠暢兮期指日以息肩
一舉掃其餘孽兮瘡痍復乎桑田青天爛其白日兮何

宵人之當權信黨人以醜正兮詠帥勞以為愆公瀝血
以陳詞兮竟觸怒而莫湔遂自投於寂寞兮曠十年而
不遷徐浮言之雨涸兮來細札以招延登冊府以沉潜
兮覽萬古之遺編冠獬豸以升進兮儼氣類其芊芊衆
目俟其敷施兮作舟楫而濟川俄黨禍之忽作兮紛縉
紳其拘牽鳳凰翔於青冥兮終下擊於鷹鷂將卷懷於
明時兮慨遺老於林泉方洶洶其未艾兮忽改轍而易
絃復網羅以參用兮畀一節於窮邊望修門而再入兮

陪餘論於官聯曾不得一日少安兮又驅馳乎十連臣
未學乎軍旅兮嘗從事於豆籩庸夫狂以蹙國兮甚者
甘心於腥羶人情靡其振搖兮多壘充斥而駢闐皆恐
懼而畏怯兮惟退縮以自全公如山之不動兮誓一身
之棄捐奉九重之溫詔兮指西土以來宣冒六月之徂
暑兮犯三峽之驚湍尊禮其才賢兮斥去其輕儇道廸
其俊秀兮發達其蒙顓規矩以教人兮俾自得於方圓
農優游於壠畝兮商賈安於市廛枕杜以勤其歸兮出

車歌以勞還何蒼蠅之營營兮謂白為黑鈍為銛浩然
歸志高一室兮曾無幾微之可憐駕言出遊戾止岳麓
兮羣洙泗之三千成德達才閭閻侃侃兮方仰高而鑽
堅攝衣以從之遊兮何一疾而不痊豈如湘纍之在陂
澤兮厭塵垢而登仙嗟小子之何知兮與賓幕之初筵
嘗自謂其可教兮每握手其拳拳期之以萬里之遠兮
抑推與之甚專想巍冠之濟濟兮小子或其後先歎斯
言之莫酬兮欲仰訴而無緣念何尤於人兮又何上怨

乎天自古皆歸於盡兮獨斯道兮綿綿薄陳一觴有涕
漣漣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劉左史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五月戊申朔二十有九日丙
子具位度某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近故顯謨閣學士
後溪先生劉公之靈公以諸生入對臨軒遭遇孝宗搜
羅直言遂以芻蕘擢居于前尋召自於遠外遂入綴於
班聯粹踐履之清修儼容止之可觀被妙選於王府實

充員於講官慶四友之得人盛一時之羽翰會孝廟之
倦勤在光宗之初元方肅清於朝綱乃遴選於臺端念
不負於耳目當吐出其肺肝首遏佞倖小人之進而力
追仁明君子之還不顧一身之危辱但欲朝廷之尊安
遂去國於當年而擁節於東川雖召旨之屢頒竟垂旒
之莫瞻值真人之龍飛慨舊學於甘盤幸衆賢之並進
而羣邪之莫干何天意之難知乃包藏於權奸既黨論
之橫興又學禁之加嚴宜向之所謂仁人君子皆已斥

棄於遠外而公亦廢居於家又遷謫於荆襄之間既攘
臂以無忌遂妄意於中原幾傾危於宗社而天下有識
莫不為之心寒幸天意之早悟而人心之同然雖根節
之已深然誅鋤之不難曾遺老之幾何皆載起而駿奔
勉白首以趨朝將驅車而及門何屹屹而莫前抱耿耿
而回轅然九重之念公欲再起之者未嘗不切切而天
下善類視公以為出處者未嘗不拳拳也公雖在外天
下有事公未嘗不密䟽以進及退而在家天下善類未

嘗不仰公以為北斗而倚公以為泰山今其云亡朝廷
之大政令大因革何所考問後生小子將欲講摩詩書
誦習禮義者又何所歸依而思慕焉念袖書以謁公公
不以為狂狷既又謁於晦翁亦復蒙其愛憐念此生之
已晚幸及見於大賢自始迄今三十餘年悼晦翁之永
已如公精神壽考若將未艾亦復歸於黃泉嗚呼哀哉
無窮在後萬世在先將孰覺其曠曠將孰扶其奄奄敬
寓辭於一觴不知涕泗之潛然伏惟尚饗

碑銘

補修漢故荊州刺史度侯之碑

案此碑字法甚古多難解今就

其有可考據者改正餘仍其舊

君諱尚字博平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嚴之後仕

楚

此一字當作周或作楚楚未必能專置掌度之官他書無可考正故闕之

奕世掌位統國

法度秦兼天下遂失厥官子孫因以其官為氏代居山

陽湖陸

以京雜記元和姓纂趙明誠天下碑錄跋語修入案山陽湖陸原本脫山字今據漢書本

傳增

君蘊泰和之純質秉黃中之正性智含淵藪仁隆

春暖義高秋雲行潔冰霜慷慨壯厲臨事明敏有文武

才畧通京氏易古文尚書事母至孝在家必聞

續漢書曰尚少

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潔清有文武才畧

休譽固已著矣及其典

牧必招振賢才抽拔幽逸選召所任極當世之秀士養

民有道為吏清潔為政嚴峻發摘姦非人謂神明進善

愛人坐以待旦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

以謝承漢書及

陶淵明集錄八厨參修

令聞彌崇暉光日新可謂盛德者已初奉

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立化潜洞百姓昭明擢任書佐

待以不凡表孝女墓候隱儒門優賢章善遠近奇之遷

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飢開倉廩咸蒙其濟

以曹娥碑謝承

漢書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參修

凡歷數縣恩信並宣令行禁止以

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校令是時南蠻蠢動擢拜

荊州刺史躬率部曲勞逸與俱廣募蠻夷明設購賞進

軍奮擊遂大破之降者數萬餘黨猶盛復激勵士眾乘

其憤踴徑赴賊屯

以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洪氏隸釋修入

殲彼兇醜

殊俗賓服遠人用綏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

案遷遼東太守据漢

書作桂陽太守與此異謹識於此

旬月之間歲貉寧輯會楊賊案楊賊漢書作

桂陽賊胡蘭等與此異謹識於此

畔於南鄙乘征戍忿恚相與為亂攻

陷桂陽焚燒郡縣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乃命將幽冀

黎陽烏桓步騎且發郡兵并勢討擊

以范曄漢書本傳修入

遂拜

中郎將料敵制勝威謀合神持重優于營平深入則輕

冠軍撫士掘于李廣御衆則逾寇恂清明之德海內稱

之宣力勤慮

按勤慮原本誤作勤膚今据漢書改正

不矜不伐

以范曄漢書寇恂傳

及本傳論及陶淵明集錄八厨參修

與士卒同滋味必達井辦幕然後飲

舍惠以厚下說以犯難是故所征輒克師徒無頓奔命

首尾人畏威烈窮追遠討削平多壘寇阻以清桂陽之

役斬首獻馘者三千五百級

以范曄漢書本傳論贊參修

狂寇殄殲

干戈載戢徒馬以聞朝貪厥重復拜荊州刺史以故秩

居冊書慰篤因賜錢百萬餘人各有差以勞定功申命

舊邦人習其政不言而治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南

國之人莫不悲傷之

以范曄漢書修入

荆域號慕雖周人之思

召伯弗此踰也于是吏感清廟之頌歎祈父之詩乃相